

## 红色故事

## 中央红军一渡猿猴(今元厚)后行军线路考

王大勇

题记:1935年青杠坡战斗后,中央红军分三路从当时的赤水县土城(1965年划归习水)、猿猴(今赤水市元厚)两地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叙永一带战略转移。3万多红军一夜之间全部渡过赤水河,究竟如何行军、线路如何分布,民间流传颇多,专业研究甚少,以致众说纷纭。近年来,本人多次亲赴赤水市石梅寺、九角洞、穿风坳、张家山、泥河、马鹿等实地田野调查,结合党史文献资料,就中央红军一渡元厚后行军线路进行专项考证,形成此文,权当抛砖引玉,供参考。

## 中央红军一渡背景

1935年1月28日上午,鉴于赤水县城周边黄坡洞战斗、复兴场战斗及毗邻地区箭滩战斗不利,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分别回援猿猴、土城,而青杠坡战斗已形成对峙局面,中革军委电令红一军团二师快速增援,仍未扭转根本战局,敌我双方处于胶着状态,红军战士伤亡惨重。下午3时,根据红军进占赤水县城受限、打掉尾追之敌的战斗也不成功,且川军又不断增援的形势,中共中央政治局与中革军委负责人在土城召开紧急会议(即土城会议),会议决定:暂时放弃原定经赤水达泸州北渡长江的计划,改从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地区挺进。

## 猿猴一渡状况

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向各军团下达一渡赤水河作战命令,决定分左中右三路,在土城、猿猴两地西渡赤水河,乘敌不备进入古蔺、叙永一带。红一军团、红九军团和军委二、三梯队等部队为右纵队,以猿猴为渡河地。部队在接到中革军委电令后,在石梅寺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在赤水河上搭建浮桥和部队渡河后行军路线。随后负责搭建浮桥的部队开始集中停靠在猿猴场的木船和征集搭建浮桥所需材料,很快分别在沙沱渡口和川祖庙(今赤水七中)搭建起两座浮桥。1月29日上午,红一军团各部开始按部署渡河,并以红一师为前卫向古蔺出发。同时,军

委二、三纵队等部队开始从土城出发向猿猴渡河点集结。红二师按照军委指挥部的部署,配合红五军团向川军防守的寒棚坳等阵地发起攻击,以制造出红军仍在土城,要与川军在青杠坡决战的假象,随后撤出战场,准备渡过赤水河。

## 猿猴一渡后行军线路

从猿猴西渡赤水河的红军右纵队,分别自大岭、小岭、沙沱沟、油槽沟、石梅沟出发,大致分五路向古蔺方向推进,一路经九角洞(羊儿坡)、碓窝坪、马鹿坝、邵家坡,在店子坝进入古蔺;一路经桥沟头、罗家槽、九里十三湾、泥河至马鹿坝;一路从石梅寺过桃子坪进老岩沟,过梨枣树,翻张家山到山顶上,经泥河老房子,翻红石梁子至马鹿坝。当天下午,红二师、红九军团最后通过沙沱、川祖庙浮桥,渡到赤水河西岸,担任守桥的红一师后卫部队立即将浮桥拆毁,向泥河、马鹿方向挺进。驻守穿风坳的红九军团另一支部队,接到转移至马鹿坝归还建制的命令后,顺山梁翻越干洞坪,经接官岩、张家河坝、老房子、水打庙到达马鹿坝与主力汇合。转移中有些部队就近在猿猴陞诏、胡市燕溪子、丙滩(今赤水市丙安)、复兴风溪口等渡口渡过赤水河,在西岸同主力部队会合后转移。

红军部队进入马鹿坝后,继续列队前行,部分修整。队伍前面是高山深谷和崎岖小路,后面有紧追不放的川军。为了割掉“尾巴”,断后的红军队伍分两部分,一部分在朝天嘴、山顶上一带设防,一部分在马鹿坝布疑兵阵,白天进沟,夜晚在山沟里来回跑动,采用疑兵阵巧退追兵。断后红军完成任务后,随即从马鹿坝过邵家坡、店子坝进入古蔺县境,在龙爪坝归还建制。

后来,据当地老人回忆:当年红军大部队撤退完毕后,马鹿坝的多条道路被踩宽了。至今老百姓中仍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大寒过后数九天,红军转战川黔边。马鹿巧布疑兵阵,甩掉川军数百千。”

## 遵义轶闻

## 莫友芝的江南之殇

胡启涌

清咸丰十年(1860年),年近百岁的遵义新舟沙滩人莫友芝(字子偈,1811—1871年)第六次落榜后,携次子莫绳孙离京南下入皖,去投奔故交曾国藩“更图出路也”。是时,两江总督、湘军统帅曾国藩正在安徽一带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作战,莫氏父子入皖之路艰辛坎坷,曾先后投靠赵州知州陈钟祥、保定黄彭年、安徽望江令周景濂、湖北巡抚胡林翼等故交旧友,1861年7月3日,才在东流(今安徽省池州市东流镇)行营见到已别14年的曾国藩。相聚战火中,两人格外欢喜,曾国藩当日有记:“午刻清理文件,莫子偈来,久谈二时许,即在此便饭。”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8月1日,被包围一年四个月的安庆城(今安徽省安庆市)被清军攻陷,坐镇东流行营的曾国藩随即移营安庆。8月5日,莫友芝乘船离开东流顺长江而上,18天后到达安庆。之后,曾国藩将莫友芝留在幕中,委以“卢阳书院”山长一职,兼为曾府校勘诗文书籍,开启他人人生中最得意的江表十年。

莫友芝父子到安庆城后,先住城内的军械所,再移学署居住。稍作安顿后,莫友芝将遵义沙滩老家的妻小接到安庆同住。清同治元年(1862年)10月18日,妻子夏氏携长子莫彝孙、弟媳(九弟莫祥芝之妻)、侄女侄女来到安庆,一家人分别五年后终得相聚,全家老小暂居安庆三步两道桥的德发店。10月25日,侄女惠因感冒而患天花病,莫友芝知晓后十分担心,安排次子莫绳孙请来郎中医治。11月3日,侄女惠高烧不退遂病逝旅店。莫友芝当日伤心的记道:“午后侄女惠以痘殇于旅店,惠失母者七年所,今随其继母来,历重峡舟坏不死,而死于此。尚不得其见父一面,伤哉。”侄女惠是莫祥芝的女儿,莫祥芝一直效力于曾国藩帐下,是时正在祁门一带作战。其家人离开遵义沙滩老家千里赴皖,不料刚到安庆14天,女儿就染病先去。第二天,家人“葬惠于北门二里。”事隔6天后,莫友芝写信九弟:“现在已暂租小屋三间,使弟妇及阿嫂小儿女同住。拟今岁不过江也。惠渐长,婉婉可人,历险能生,当能长寿。乃月之三日,竟以痘殇,尚不得见其父一面,伤何可言。尔我稍存达观,一痛可了,唯令绳及阿嫂常慰弟妇耳”。由于前线战事紧迫,直到第二年10月1日,莫祥芝才来安庆与家人团聚。清同治三年(1864年)12月20日,在曾国藩的再次资助下,莫友芝举家移至金陵南门大街居住,终于结束流离之苦,始得安心搜集、校勘在战火中流失江南各地的古籍。

清同治六年(1867年)6月11日,孰料长媳方

氏染病,加之又流产,体弱堪忧,沉痾难起。12日方氏就溘然去世,年仅24岁。长子莫彝孙与方氏成婚于安庆,乃名流姚慕庭之表妹,谁料才携手四年多便撒手人间。莫友芝又送一黑发人,他当日潜然记述:“天将明,大雨至已初乃产止。卯刻,儿妇方氏竟溘逝不可救矣。年才廿四,惜哉。雨止后,急买棺治敛具,讫以申时小敛,酉时大敛。”当时莫彝孙在外未归,莫友芝托朋友在城南五里处的能仁寺后山,花钱“洋八元”买得一块“纵横各三丈”的墓地,并请来僧人开坛做斋,20日“辰时出儿妇柩,以未时权葬。”历时八天,才将儿媳方氏后事处理完毕。

人生无常,生死难测。清同治九年(1870年)2月9日,莫友芝两岁的孙子莫钟寿在金陵家中病逝。莫钟寿是次子莫绳孙的儿子,生于1868年8月26日,当日,莫友芝记:“申初,绳孙(缪氏)又举一孙。”28日又记:“名小孙曰钟寿。”1870年2月8日,莫友芝出门去皖中寻书,第二天孙子就突然去世。然而此事直到3月14日莫友芝才在莫绳孙捎来的书信中得知:“又言孙钟(寿)以前月初九天失,此孙太弱,常窃虚其难长大。我初八出门尚无病,何失之速也。恩养三年(虚岁),输不寿矣。”

孙子才逝去月余,莫友芝的长子莫彝孙又卧病在床,于3月15日去世,时年27岁。当时莫友芝还在皖中,没有及时得知儿子去世的消息。4月1日,离家53天的莫友芝经安庆、过下关,回到金陵家中。刚进家门,家人哭着相告莫彝孙已逝一事,莫翁老年丧子,不禁伤感难掩,当日写下长篇日记:“晨起,入城抵寓,家人哭泣相对,彝儿已于三月十五日逝矣,伤哉。儿自去年春在苏寄纸令其写书时,已久嗽,每不能终篇,未之知也……儿于三礼颇熟,他文词亦能留意,方急于科举,未能专力,冀他日在成,以不坠先绪,今何望哉。”满纸凄楚,不忍卒读。日记中,莫友芝还讲到莫彝孙前妻方氏去世后,于1870年2月,为他再婚娶妻冯氏,不料“未及一月奄然化去,天耶?人耶?”

莫友芝江表十年,送走四位黑发亲人,已届花甲之人,身心倍受打击,但他仍然痴心于金石古籍的搜求,广收博览,考订校勘。清同治十年(1871年)秋,莫友芝去苏州、常熟、扬州、兴化等地,搜求《四库全书》流散残本。9月初泛舟行至里下河,14日以“感风寒得汗不已”而卒于舟中,享年61岁。莫氏灵柩运至金陵后,停放在莫愁湖畔的胜棋楼中,曾国藩、薛福成、张裕钊等政要名流,皆书挽联、写祭文亲往悼念。随后,其九弟莫祥芝辞去江宁知县与侄女莫绳孙一起扶柩返黔,归葬遵义沙滩故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自由 平等 公正 法治  
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

文明遵义

坚持围绕“四新” 主攻“四化” 主战略  
全力建设“四区一高地”

